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古泗州城

吾鄉泗州城，淪為洪澤湖久矣。土人云為大禹命庚辰所係水怪巫支祈逸出為害，此無稽也。州城之沉乃明末事，其時畫士惲南田正寓僧伽禪寺。門前一水環繞，出入須楫。時已四□五日雨，淮流七□二道山溪之水，全歸於此。童謠早有「石龜滴血淚，要命上東山」之語，惲甚憂之。夜靜，偶聞神鬼滿堂私議，曰：「時已至矣，乞施行。」神曰：「尚有一僧一道未歸，一主一僕未出，姑須臾。」惲披衣起，殿黑無人，知水厄至，急呼僕起，攜隨身文具，倉皇拔關出走。過渡，見廟僧攜杖打包歸，曰：「先生何往？」曰：「吾有急，須登第一山耳。」所謂第一山者，盱山也。主僕躑躅，甫逾嶺，天遽明，回頭一眺，則白茫茫一片水國，成巨浸矣。由明季至昭代，沉淪已數百年，從未出現，惟陰雨中，時有雉堞排水上，台榭人物，如蜃氣饜成，蓋幻象也。咸豐六年大旱，湖涸而城基出，好事者艤舟步入，則官廟宇基址，尚覺依稀；路石女牆，猶存其半。又有半塔聳高處，齧缺非常，聞即僧伽禪寺塔，南將軍乞師賀蘭時所射者。人取其磚琢硯，甚古樸有致，惜磚質不能細膩耳。有陝客乘舟經此，天暮，見有大灘，即繫而止宿，實不知其為古泗州也。夜靜月如畫，客捨舟登岸，獨行破寂。忽見高處有城垣，門半掩，悄睨之，中有燈火，人物往來，貿易若夜市。客本賈人，見之心喜，掩入，隨步所之，見各家門戶懸有燈綵，■■生涯，尤為紛攘。然已掩其旁，人若不之見；試攬其物，人亦如不見。大駭。視繭布貴重者，攫而懷之，急向西。又見一家門微啟，孤檠若滅。潛入視之，則一家男婦，皆支頤臥，喚不應，視婦貌酷似其婦；男子貌又酷似己。以為貌偶同，不之異。睹架櫥藏銀處，並無封志，啟之則朱提滿焉。心豔之，急取二百金置懷袖間，余仍閉諸櫥，並代掩雙扉出。見人家燈火漸闌，市漸散。恐閉城，不敢逗留，趨出登舟，倚枕駭異，旋入黑甜。比醒，則舟子已先起，晨抵盱眙矣。視所攘繭布，已成泥淤，雜芹藻成餅。視所懷朱提，則翹邊細紋，的真寶物。唯其色暗淡，水花苔幾滿。私以昨宵宿處，詢舟子，約略言之，云其中絕無人煙，心更驚怖，不知所云。

秋後回陝，偶與其妻言之，妻曰：「大奇，妾於某月日夜夢至一城，與君一處臥，甫交睫，君忽起，開櫥懷銀出，妾驚異，尾之行，君忽不見，妾心汗涔涔不已。」蓋其妻入夢之夜，即此客人入城之時，默憶舊游，絲毫不爽。

又盱眙向無大聖廟，大聖者，即僧伽也。粵匪竄後，當道者諭揖修考院。工竣，尚餘三千金，公議建大聖廟。上樑日，適朱學使考畢，親詣拈香，鼓吹喧闐，冠蓋雲集。忽一漁人捧一古銅鼎送廟來供養，云昨宵見湖心有光，一網舉出者。洗滌審視，口內有篆文，蓋唐時僧伽廟中物也。學使大喜，親為其文紀其事。

懷農氏曰：俗云：「錢財通性命。」此公隔世，猶重到故居，親攜阿堵而出。觀此，益信其言之不誣也。而蜃餘沙磧，市井何來？眼底煙雲，門庭依舊，又何故與？佛云：「如夢幻泡形，如露亦如電。」明白了當而言之，惜世人不悟耳！